

人文社會科學跨領域對談

編輯部*

主持人：戴浩一（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講座教授）

與談人：管中閔（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講座教授）

梁定澎（國立中山大學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）

黃寬重（長庚大學人文及社會醫學科講座教授）

主持人戴浩一教授

1994 年我從美國回來，當時國科會人文處黃榮村處長正著手推動認知科學，後來我在中正大學設立語言學研究所，接著成立手語語言學臺灣研究中心。這幾年我在嘉義縣、雲林縣做偏鄉工作，部分研究內容跟偏鄉失智老人有關，所以我在《簡訊》特刊裡寫了一篇感想。今天很高興前來主持跨領域對談場次，其實，跨領域要在研究和行動中實際執行是很困難的。本場次三位與談人在人文社會科學重要領域各有專長，接下來就請他們來談談跨領域研究。

管中閔教授

很高興今天來參加《簡訊》創刊 20 週年座談會。這本刊物 20 年來經歷了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歷程，而我從 1994 年回國到現在，也同樣親身經歷了這段演變過程。在當年相對困難的學術環境裡，國科會發揮了許多作用，其中人文處黃榮村處長扮演了領頭羊的角色，為國內人文社會科學獎補助制度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。20 年來，學術研究的進步體現在幾個方面：第一，以前比較不重視研究，後來非常重視。第二，開始重視發表，包括發表在國內外期刊。這雖然讓學術界因此進步，但也產生一些問題，比如只追求發表數量，特別是為了想

* 本文為現場錄音轉錄文字，經與談人審訂。

發表在國際期刊，特意追逐某些期刊的主流趨勢，造成學術研究的追隨而非開創。第三，由於追求國際期刊的發表，越來越少的學者願意關心臺灣社會的重要議題。

目前，學界已針對上述問題進行反省與改變。在人文司推動的計畫中，也開始強調臺灣社會當前的重大議題。那麼，我們下一階段要追求的目標是什麼？以經濟學的研究而論，我認為許多年輕學者在學術研究品質和國際發表上，已經達到一定的高度，所以下一階段要追求的，應該不只是個人的發表，而是不同學校（系、所）如何成為某些研究領域或議題的領導品牌；也就是當學術界在談論某些議題時，會直接想到某些學校或系所。這樣的學術領導品牌跟大家強調的跨領域研究也有關；尤其是當時代發生變化時，跨領域研究是一個自然趨勢，做好跨領域的研究就可能成為學術領導品牌。但誠如剛才戴老師所說，跨領域研究是困難的，因為學者不免會守在固有領域上，僅在計畫裡帶出幾句有關跨領域研究的說法，而不是真正從事跨領域研究。至於如何真正做到跨領域，我沒想到最好的解決方法，希望藉由今天的座談聽聽在座老師們更多的建議。

過去我們所建立的評審和獎勵制度已經發揮了作用，讓許多老師成為國際知名的學者，但它並未幫助我們形成真正的跨領域研究團隊。假使未來只在過去的制度裡修正，我認為再隔五年、八年，跨領域研究還是難以成功。例如，我們習慣用計畫來形成研究團隊，但這種方式常常是由下而上的雜湊成軍，不僅無法形成有機的合作，反而容易造成研究議題分散以及經費分散。過去的制



圖一：左起黃寬重教授、管中閔教授、戴浩一教授、梁定澎教授

度曾經讓我們成功，但它也成了束縛我們改變的關鍵原因。所以若想要跨領域團隊發生作用，我認為要設法改變制度，讓制度去配合人，而不是讓人去配合制度。臺灣的重要議題，例如臺灣的全民健保制度，是具有獨特性與參考價值的重要議題，這方面的研究有機會使我們成為國際上健保制度研究的領導品牌。但過去由計畫形成的零星研究不足以使我們成為領導品牌，所以我們是否可能改變過去作法，先擇定研究團隊帶頭人，提供制度誘因與彈性，讓其網羅健保制度相關領域的學者，大家分工合作，全方位的發展各種研究議題，這樣或許可能讓這個跨領域的核心研究團隊形成研究上的領導品牌。這是很粗淺的想法，我們或許可以邀請中生代學者，針對可能作法提出構想，大家共同來摸索新的制度。有了新的制度，未來 20 年就可能走出不一樣的路，讓學術界得到新的發展。

梁定澎教授

我想不管是人文社會科學或理工，雖然解決問題的途徑不一樣，但都是以讓社會幸福為目的。對於跨領域研究，我有許多個人體驗，就是易說難做。尤其是最近這幾年的跨領域研究，在資源上有許多的限制，比如人事聘用沒有彈性、行政流程繁瑣等，如同剛才管院士提到的，常常只是把大家的報告湊在一起，但是沒有真正做到跨領域。另一個困難是，以我自己為例，這五年來我跟顏乃欣老師合作研究電子商務與管理的神經科學研究，針對面臨管理決策問題



圖二：人文社會科學跨領域對談

時大腦究竟怎麼判斷。前三年我們幾乎每個禮拜開會，原因在於在管理學可能很正常的做法，但神經心理學可能認為這無法進行，或是覺得這樣的實驗行不通，需要不斷的溝通實驗設計與分析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們已經做了五個實驗，但還沒有一篇期刊論文的發表，當然若只是要發表論文本身不是非常困難，重點是花那麼大的心力，論文的價值要如何能夠呈現。

一直以來，我們想在這個跨領域的合作研究可以發現在理論上、結果上能產生突破的東西，但困難度很高。常常一次實驗的資料分析半年到一年，還無法確認結果是對的，因此要再做第二個實驗，來把第一個實驗的問題點覆蓋，這當中會有一些發現，但是挑戰遠比我們想像的還多。試想，讓一位年輕老師花五年的時間做這樣的研究，五年後沒有一篇期刊論文發表（有些學術會議論文），他還有辦法持續下去嗎？這是很務實的問題。

那麼，有人就會問我，為什麼還做這樣的研究？有幾個重要的原因讓我們可以繼續下去。第一是要有好的夥伴，第二是本身要有很強的意願，第三是要有很清楚的前瞻性。最近我也和經濟學者在做電子商務競標的大數據研究，從過去投標行為分析投標的資料，我們能從中找到方法，根據投標行為去判斷投標者是不是水軍，準確度可達 80-90%，然後希望透過這些區分，能夠篩選出非真正的投標資料，然後可以驗證一些經濟理論，這也是跨領域應用的一個例子。此外最近也有人用大數據分析《唐詩三百首》中哪些詩最受歡迎，因此，找到適當的方法合作對於跨領域研究而言，具有正面效果。

黃寬重教授

文史哲研究因為相對弱勢，未來遇到的挑戰會更明顯。臺灣人文學術環境一直存在著一個問題，就是強調領域裡的專業性，比如我花了很長的時間研究南宋史，南宋以外的宋史，僅略有所知，宋代以外的歷史，我所知就更少；專業性越強權威性越高。這在人文學有它的好處，單打獨鬥的思想性或深度性研究，有時需靠個人才智去完成；千篇一律的認為團隊研究或跨領域才有意義的話，我反倒不鼓勵。但是環境在變遷，面對更大的討論議題，尤其面對中國大陸蓬勃發展的人文社會科學，我們要如何固守，甚至形成某些固有觀點之外的新詮釋權，恐怕還是要透過團隊，因此我們一方面應該突破斷代的研究，觀察長時段的變化，一方面也要試著打破歷史的專業，鼓勵與文學、哲學領域的人對話，並互相學習。

1996 年，臺灣人文學和資訊領域合作的數位典藏計畫，在國際間開啟了數位人文重要里程碑。我在參與這個計畫後，跟不同領域的學者對話溝通，深覺人文學者面對新的環境，必然要有新的思考和改變。那麼，資訊可以帶給人文什麼樣的反省？人文學如何持續保有它的主體性？我想，這還是得從教育根本著手。臺灣的教育體系長期出現一些問題，第一就是學科分流太早，第二是考試領導教學，第三是專業至上，導致對其他領域沒有興趣，視野狹窄。像大學的通識課程，本來是要打開一扇窗，卻因為專注專業，限制了專業以外的發展，這是推動人文社會科學跨領域的困難性所在。因為這要從改變學習的習慣開始；大家聽到改變，就會覺得不安，但生命短暫，特別是在中國大陸龐大的資源跟議題主導下，我們必須在某些重要學術議題上，擁有詮釋權，讓國際學界知道某些議題必須看臺灣的研究才行，我想這是在未來發展時首先要面對的重要問題。

以前人文學界曾經推動跨領域學習。比如讓法律跟歷史學者透過律法史料的解讀，讓雙方漸漸產生一些交會；再來就是透過不同領域的論文討論，形成互補。人社中心最近開始規劃熱門前瞻議題跨領域、整合型計畫，這個構想很好，但需要長遠的時間去執行。此外，參與學者更要有意願跟動力，以扎實的態度去執行，否則不容易見其功。未來，我也期望推動大型跨領域計畫時，能建立外部評審機制，這對參與者來說雖是一種壓力，但得以擴展視野，也是助力。